|  |
| --- |
| **当我们是沉默的大多数**  **那些塑造我们时代的人和事** |
| 在20世纪20年代，美国媒体的精英还在嘲笑《时代》（Times）周刊取名大而不当，而现在《时代》似乎真的在引领着时代。《时代》前任主编沃尔特·伊萨克森这样说：“《时代》的目标在于捕捉这个世界正在发生事件所具有的魔力，不论政治还是艺术，它要鲜活地表现那些塑造我们时代的人。”他还说，过去的《时代》更关心的是刻板的政治世界中发生了什么，而现在的《时代》则是关心大家在餐桌上谈论什么，有一点《人物》，有一点《财富》，有一点《钱》，有一点《体育画报》……《时代》是这些杂志的结合体。令人称道的是，《时代》在走向多元化的同时并没有向粗俗化堕落，她依然具有巨大的影响力。从1927年《时代》推出年度风云人物（The Person of The Year）评选以来，则更一发不可收拾，评选遂成为具有全球性影响的活动。飞越太平洋的美国飞行员林白、印度圣人甘地、中国的邓小平等都曾被《时代》评选为风云人物。  作为时代弄潮儿的年度风云人物，不仅仅包括个人，还包括群体和组合，有的时候，评选甚至还会有一些出人意料却具有深厚历史韵味的结果。例如1982年，“计算机”成为年度风云人物。《时代》当时曾这样预言，“家庭电脑有朝一日会像电视和洗碗机一样普及。在20年后，将会有60%的美国人上网。”这种在当时看来不可思议的评选在今天看来是非常具有前瞻性的！而在1988年，《时代》将年度风云人物授予“危险的地球”，这一评选无疑引发了每一个生活在地球上的人以深远而痛苦的思考。《时代》所评选的“年度风云人物”，正是那些塑造我们时代的人，以及我们这个时代所关切的问题。  因此，在2002年12月底，当《时代》的年度风云人物不是政坛明星，不是商界领袖，也不是战争英雄，而是有勇气说出真话的三位普通女性时，人们觉得《时代》的确在继续创造着历史。这三位年度人物是：世通公司内部审计员辛西娅·库珀、联邦调查局女特工科琳·罗莉和安然前副总裁雪伦·沃特金斯。《时代》现任主编吉姆·凯利称这三位年度风云人物是正直的化身、真理的斗士。 |
| **在大多数人沉默的时候** |
| 这三位年度人物本是平淡无奇的，但却在大多数人选择沉默的时候，她们选择了真实的话语。但她们并非是《皇帝的新衣》中那个说出大实话的孩子。那个孩子并不知道他的真话会导致什么结果，而她们深知这一切却仍然勇敢地向前走出了一大步。  年度人物之一雪伦·沃特金斯说真话的勇气使得美国能源巨头安然公司于2001年12月轰然倒塌。2001年8月22日，沃特金斯在经过了痛苦而漫长的思考后给安然总裁肯尼斯·莱写了一份真实得令人恐惧的备忘录：“我确实非常担心，我们公司将引爆一系列会计丑闻！我们公司很可能在一连串的会计丑闻中从内部崩溃。”正当沃特金斯忍受着痛苦的煎熬撰写这份备忘录时，安然的高级经理人员正利用手中的权力大把大把地往自己的腰包里塞钞票，而被蒙在鼓里的低层职员的养老金却仍被投资在已经一落千丈的安然股票上。几个月后，安然破产，国会和司法部门发起调查。而雪伦·沃特金斯说真话的代价是被迫离开公司。  年度人物之二辛西娅·库珀说真话的勇气使得世通从奇迹般的公司沦落为美国历史上最大破产案的主角。她是世通公司的一名内部审计员。2002年5月，库珀发现公司首席财务官斯科特·沙利文从2001年起每个季度都把本应计入营业费用的大笔支出转入了资本支出科目，这造成世通公司38亿美元的“线路成本”费用被转移到了资本账目下，从而使世通利润虚增了数亿美元。这一发现，促使世通的审计机构——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对世通财务账目进行重新核查并最终发现了巨额黑账。世通的神话从此不复存在。  年度人物之三科琳·罗莉说真话的勇气使美国联邦调查局失去了高效的光环，暴露出令人尴尬的臃肿低效。公众本来以为这是个以“光速”运作的机构。在9.11恐怖事件之后，联邦调查局驻明尼阿波利斯市的一名普通女特工科琳·罗莉，冒着可能失去工作的危险，生平第一次向联邦调查局局长罗伯特·米勒寄出了一份长达13页的报告。在报告中罗莉强烈批评联邦调查局机构臃肿、等级森严、官僚作风严重、处理情报不力，从而造成工作疏漏、效率低下。罗莉悲哀地指出，由于联邦调查局没有及时对9.11劫机犯之一的扎卡利亚·穆萨维采取行动，从而坐失避免惨剧发生的良机。罗莉说真话的代价是，她可能被解雇，全家六口人的生活将失去保障。  事隔三个月，我们回顾2002年《时代》年度风云人物时，仍觉得她们是当之无愧的。当然，她们的所作所为在美国并非没有争议。这不禁使我们联想到，中国一位平凡的财经研究人员刘姝威获得2002CCTV年度经济人物时也引起了不小的波澜。一些人可以怀疑她们的专业造诣不够精深，但这一切无足轻重。重要的是，在她们有勇气不使所了解的真相淹没在谎言和丑闻中的时候，我们仅仅是沉默的大多数。博大精深的专业才华沦落为金钱和权力的婢女。在《鲁斯的理想——过去与现在》中，沃尔特·伊萨克森说：“今天，《时代》要试图将单独的事件放入历史背景中讲述，更应该为读者提供新的见解与远见，预测事件的未来可能，描写那些事件背后的场景，提出那些别人忘记提出的问题。”无疑，这三位女性书写了一段历史。 |
| **信用是整个社会最大的资本** |
| 如果我们尝试着将这三位仗义执言的女性放入以华尔街丑闻为导火索而引发的诚信危机这一历史背景来看，那么《时代》所做的一切就更加令人称道了：诚信之冕是美国最大的财富，是远比华尔街财富更重要的财富，而这三位女性的所做所为本身可能就是近年来美国社会最大的财富。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肯尼斯·阿罗曾说：“没有任何东西比信任更具有重大的实用价值，信任是社会系统的重要润滑剂。它非常有成效，它为人们省去了许多麻烦，因为大家都无须去猜测他人话语的可信度。不幸的是，这不是一件可以轻易买到的商品。”这种不幸正在蔓延，美国企业诚信的光环逐渐褪去，过去人们津津乐道的诚信体制面临重创。根据美国《商业周刊》统计，从1995年到2001年，重新申报的公司从每年的50家增加到150余家，一共有772家公司公开承认数字有重大错误，不得不重新申报。  企业诚信的丧失导致现代经济基石的崩塌。布什总统在一次公开演讲中说：“美国强大的经济需要更高的商业伦理标准，政府将运用一切法律手段，揭露并根除腐败。我们将对伪造文书、隐藏真相、违反法律的行为穷追猛打。”此时，作为沉默的大多数，我们的“无为”实际上也在“为”着什么，即以沉默纵容那些亵渎了诚信的谎言和贪婪，在社会最大的财富遭受侵蚀时袖手旁观。  日裔美籍学者福山在其《信任》一书中说，“信用是整个社会的最大资本，如果一家企业、一个国家没有人与人之间的信用关系，也就没有人之间的相互信任，社会资本也不可能形成，企业的效率和竞争力都不可能提高”；“一个国家的福利及其他参与竞争的能力取决于一个普遍的文化特性，即社会本身的信任程度”。2002年随着三位平凡女性的直言汹涌而来的华尔街丑闻，说明美国已进入与“全球化+互联网”相适应的时代，而与这个时代相适应的资本主义却还迟迟没有出现，现有的种种制度需要嬗变乃至涅。如果我们选择沉默，那么我们都有罪。 |
| **诚之者人之道** |
| 在《时代》年度人物将这三位女性凸现出来的时候，实际上就已经意味着美国社会需要更为自觉和严谨的社会诚信体系。恩格斯曾经说，“现代政治经济学的规律之一就是：资本主义生产越发展，它就越不能采用作为它早期阶段特征的那些小的哄骗和欺诈手段……这些狡猾手腕在大市场上已经不合算了，那里时间就是金钱，那里商业道德必然发展到一定的水平，其所以如此，并不是出于伦理的狂热，而纯粹是为了不白费时间和辛劳。”  美国社会也在反思华尔街丑闻带来的巨大震荡。美国企业家承认，一些人认为，资本主义的精髓就是通过市场之手，将人类的破坏性和有意的利己贪婪本性转化为某种建设性的无意的利他行为，这一观点显然已经有点问题。西方社会已经出现了自觉资本主义的萌芽，即通过确立全新的财富准则，使得企业模式从对物质方面的贪婪转向对人的普遍关注。“企业社会责任运动”也正在兴起，即主张兼顾企业、员工、社会共同体和环境的利益，保持对地球圣洁的坚定不移的尊重，对高尚道德和伦理标准的严格恪守。自觉资本主义时代的企业模式也已从残酷竞争到有选择的合作，再到共同创造的伙伴关系。企业的发展必须以社会责任感为深刻前提，提倡赚钱必须与社会的整体价值结合起来，坚守对道德行为的承诺。所有这些原则提供了一个框架，一个自觉资本主义的框架，而《时代》评出的这三位女性，似乎隐喻着自觉资本主义时代的萌芽。  相形之下，中国社会的诚信状况同样令人深思，广泛的机会主义、肆无忌惮的公权滥用、触目惊心的贪污腐化令人痛惜。《中庸》中说，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论语》中也说，“人无信不立”，“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中国同样需要那些塑造我们时代的人”。经济不能健康发展，民众就难以享受广泛的福祉。诚信不是呼吁出来的，诚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以作为沉默的大多数的一分子为耻。 |

（source <http://fengzhaokai.blog.163.com/blog/static/388713200485015120/> , access on 2016.9.1）